



联邦告密者托马斯·M·塔姆 英雄还是罪犯

■陈晔 编译



22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在封面文章中报道了一名勇敢的检察官，他揭发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美国公民电话的行为。他以违反公民隐私权为由，向《纽约时报》透露了这次绝密行动，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这位检察官就是托马斯·M·塔姆，而他究竟是一个维护公民权利的英雄，还是违反国家法律的罪犯呢？

“绝对忠诚者”泄密

托马斯·M·塔姆曾被委以布什政府一些最重要的秘密。他进行过敏感分类处理信息的忠诚测试，而且是最高级别的。政府机构对塔姆的身世背景、亲朋好友都进行了调查，最后确定塔姆完全值得信任。

很简单就能看出端倪：塔姆来自FBI高级官员。童年时代，塔姆还曾在时任FBI局长胡佛的办公桌下玩耍过。长大后，他成为一名颇为成功的检察官。现年56岁的塔姆，头发灰白，大腹便便。塔姆为个人操行端正而骄傲。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说，将这样的秘密揭露，是职责所在。

2004年春，塔姆刚刚结束了在司法部为期一年的工作，所做的事情是对可疑的恐怖分子、间谍进行窃听——这是个高度敏感部门，所有工作人员需要进行指纹鉴定才可以进入。在这里，塔姆对美国国家安全局这一行感到困惑，觉得这是在对美国公民进行窃听。该部门拥有特殊的制度，能够将国安局的计划藏在一群联邦法官后，要求这些法官支持盯梢行为。当塔姆开始质疑时，他的辅导员让他放弃询问。他说，效力于“该计划”的人们是“可能非法的”。

塔姆对这一工作感到很痛苦。他试图将这一问题反映给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工作的前同事。但是他的这个朋友对这样的像是政府秘密的事情谨慎不已，立刻终止了他们的谈话。数周来，塔姆难以入眠。“司法部门无法纪”这样的想法激怒了塔姆。终于，一天午餐时间，塔姆躲进了宾夕法尼亚大街地方法院旁的地铁站。他躲在那一个相对隐蔽的付费电话亭内，心跳加快，全身颤抖。塔姆觉得自己像一个间谍。环顾四周确定没有人注意他后，他举起话筒，拨通了《纽约时报》的电话……

“我相信我所做的”

这个电话后，开始了一系列的故事，几乎吞没了华盛顿，也颠覆了塔姆的生活。他第一次披露这一事件的18个月后，《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报道，称布什总统在没有司法批准下，秘密允许美国国安局对美

国境内的私人电话和邮件进行拦截。这一报道在美国引发轩然大波，司法部副部长詹姆斯·科米、FBI局长罗伯特·穆勒及司法部多位高级官员因不满《纽约时报》的报道，威胁要辞职。布什则称，对《纽约时报》泄露，是“可耻的行为”。联邦调查局立刻发起了犯罪调查，确定犯罪者的身份。

塔姆拨打电话的故事是布什政府中不为人知的章节。《纽约时报》也因这一报告获得了普利策奖。在经过了激烈的争论后，直到去年夏，国会最后通过了一项新的法令，对政府这一行为进行管制。但塔姆——虽然不是《纽约时报》的唯一消息来源，却在这一法案通过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并不感到害怕。

在过去的两年半里，FBI对他进行了无情的追捕，拖走私人物品，还对他的妻子、十多岁的女儿和成年的儿子进行了拷问。最近，FBI还对他的朋友、同事，几乎是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调查。塔姆开始对生活厌倦了，他被控犯有“泄露政府绝密信息”的重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逮捕，塔姆决定将他的故事第一次公之于众。“我觉得，这（秘密计划）应该是政府其他部门和公众应该知道的事情。而后，他们可以决定：是否愿意这样大规模的间谍活动发生。”不顾律师的劝阻，塔姆接受了数次访问。“如果有人问道，你是谁，为什么做这些？我会说，‘我曾发誓捍卫宪法’。那些在行政管理系统中高位的人们并不能畅所欲言，真让人觉得惊奇。”

塔姆所做的一切，仍让他寝食难安。他不再被司法部雇佣，在当地公设辩护队做零工时，处理少量的遗产纠纷工作——他已经负债3万美元了。塔姆说，他在低迷中煎熬。他也意识到，他犯了让他觉得“愚蠢”的错误，包括使用司法部电脑发送一封表面无害、但却致命的电子邮件，向联邦调查局泄露了自己的身份。塔姆苦笑说：“我恐怕不是一个好的罪犯。”

塔姆的故事是那些告密者可能面临危险事情的警告，尤其是那些牵涉进国家安全计划的人们。一些美国人将他视为英雄，这样的英雄以事业、生活为代价揭露政府高层

的错误举动。而另一些人——包括他以前的同事——嘲笑塔姆是叛变者，将法律视为己有，未履行了保护国家机密的义务。他唯一觉得艰难的事情是“并没有想到这会对我的家庭造成怎么样的影响”。

塔姆知道，有些人视他的行为为“不忠”。但塔姆并不后悔。如果他当时没有拨通那个电话，他相信，公众永远不会知道布什政府的窃听计划。“我并不是真的需要人对我感到抱歉，我选择我所做。我相信我所做。”

英雄罪犯一线之隔

1974年毕业于布朗大学，3年后毕业于乔治城大学法学中心。在蒙哥马利县律师事务所任职。时任民主党律师的安德鲁·桑尼称赞塔姆是不可多见的有天赋的检察官。

1998年，塔姆在司法部死刑事务部任职。司法部部长珍妮特·雷诺的严谨作风让塔姆钦佩。

但1999年，当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接任布什总统的司法部长后，塔姆开始“不忠”。司法部开始鼓励美国律师在尽可能多的案件中寻求死刑。“事情变得呆板，”塔姆说，这样摆上台面的事情让他困扰不已。

塔姆的转变在2002年激增。他帮助负责的是备受关注的死刑案件——对基地恐怖分子穆萨维的起诉。穆萨维在明尼苏达州被捕，最初被（错误地）认为是“9·11”20名劫机者之一。



22日即将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封面

塔姆要做的是将中情局对“9·11”的资料复查。看能否给穆萨维的律师任何无罪信息。塔姆称，在看这些资料的时候，他看到的第一份资料上就是关于恐怖分子可能在埃及和摩洛哥的报告，美国法律禁用的审讯手段被使用。对塔姆来说，中情局的官员知道“（对这些疑犯）会发生什么”。

但塔姆仍然就战争和恐怖主义的起诉中工作，希望能在其中大展手脚。在2003年初，他申请并获批准调动到政府间事务办公室(OIPR)，这个部门或许就是司法部最敏感部门。

来到OIPR后，塔姆找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装置，在特殊程序时，会提出窃听要求。这些要求本应是只有司法部长批准才能生效的，但在这里可以直接被大法官等人运用。塔姆知道的是，情报工作中“司法部长专有”的窃听要求在OIPR中间接地称为“该计划”。

在OIPR的一切让塔姆很痛苦。他自愿从OIPR辞职，在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塔姆说，当时给《纽约时报》打电话时“整个身体都在颤抖”。塔姆让里奇布劳(报道的两名记者之一)称他为“马克”，希望最好能够一对一的谈话，还约定了地方。挂了电话，塔姆被自己所做的事情震惊了。“天啊，我不能对任何人说这件事。”恐惧冲进脑中。

里奇布劳在自己的书《布什法律：美国司法改造》写道，他得到了第一手资料。他的线人“可信，善良变得越来越明显，他表现出很不安。”

当没有看到报道及时出现，塔姆崩溃了。他希望里奇布劳和日森(里奇布劳伙伴，塔姆也见过)能够自己找到计划的全部，能在2004年大选前揭露。塔姆称，在那时他是布什政府讨厌的对象。

直到1年后，曾被布什总统警告的报纸主编比尔·凯勒才给这个故事开了绿灯。2005年12月16日，题为《BUSH LETS US SPY ON CALLERS WITHOUT COURTS》的文章面世。

塔姆以前的上司认为，布什政府的最大不公平就是无视联邦法律，如果塔姆是“泄密者”，我为他感到骄傲。在总统大选期间，奥巴马曾谴责布什的未得到授权窃听计划。奥巴马的司法部长埃里克称，布什授权国土安全部的行为是无视联邦法律的行为。美国本土安全部负责边境和交通安全事务的副部长艾莎·哈钦森说，塔姆的行为反映了一名律师保护法律的职责，有时候，在英雄与罪犯之间，隔着的只是最细的线。